

宋徽宗不愛江山愛丹青 從書畫窺其心路歷程

古今
幼教

不知大家有沒有玩過以畫「屋、樹、人」來分析情緒心理的遊戲？事實上，孩子的繪畫是學者研究幼兒心智發展的重要線索。繪畫往往是孩童的第一語言，比口語和文字還更早學習。幼兒的畫作能反映生理、情感、認知、社會關係、美感及創造力等多層面的發展。

奧地利藝術教育家維克多·勞芬菲爾德(Viktor Lowenfeld)提出兒童藝術能力理論，我們試試以這個理論來探討皇帝中的藝術家——宋徽宗趙佶的成長。

宋徽宗藝術天分極高，他獨創了鐵鈎銀劃，勁健有力的書法體——瘦金體，又畫出《枇杷山鳥圖》等佳作。當然宋徽宗成長環境和經歷與普通兒童有着天壤之別，但我們可以從藝術創作的角度進行類比。

1. 塗鴉階段(2歲至4歲)

在維克多·勞芬菲爾德的理論中，塗鴉階段(scribbling stage)是兒童藝術發展的

最初階，主要特徵是隨意塗鴉，反映幼兒視覺經驗和身體、手指肌肉動作協調，是一種本能的表現。幼兒剛開始塗鴉(圓圈、不規則線條)是一種無意識的反射動作，也無創作的意圖，但可看到其手眼協調、大小肌肉控制能力。

宋徽宗出生於元豐五年(1082年)五月初五，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由於古代民間有五月為惡月、五月初五為惡日的說法，為了避諱，徽宗被送到宮外寄養。因此，趙佶的童年並不在皇宮中度過，而是在宮外寄養家庭中成長，這段經歷可能對他的性格和後來的行為產生了一定影響。他經歷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自幼便對書法、繪畫表現出天分，可以想像他在幼年時期可能就對色彩和形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在宮廷的背景中，他或許有機會接觸到各種繪畫工具和材料，開始嘗試用線條和色彩表達自己的感受。

2. 樣式化前階段(4歲至7歲)

隨着年齡增長，繪畫的控制力逐漸提升。這一階段的兒童開始能夠畫出更加有

序的線條和形狀。宋徽宗可能在這個階段開始接受更為系統的藝術教育，學習如何運用筆墨紙硯來描繪物象。他的繪畫技巧逐漸提高，能夠更準確地表現事物的輪廓和細節。

3. 命名塗鴉與想像階段(少年期)

這階段標誌着孩子開始將塗鴉與視覺世界聯繫起來，給塗鴉命名並賦予其意義。宋徽宗少年時期可能已經開始將繪畫作為一種表達情感和思想的方式，他的畫作中可能充滿了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和對生活場景的再現，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他的繪畫技巧，也反映了他對世界的觀察和感受。

由於早年的寄養經歷，宋徽宗可能形成了一種較為獨立和自由的性格，這在他日後的生活中也有所體現。

4. 樣式化前階段與樣式化階段(青年期至成年)

隨着宋徽宗的成長和藝術感的成熟，其繪畫作品逐漸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樣式和構圖。樣式化前階段和樣式化階段標誌着一個人開始有意識地表現自己的想法和感



◆ 宋徽宗真跡畫圖，作於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
網上圖片

受，繪畫作品具有更強的自性表現力。宋徽宗在這一階段可能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造詣，他的繪畫作品不僅精緻工巧，而且充滿了文人雅致的意蘊。他的花鳥畫、山水畫等作品都展現了他對自然美的深刻理解和獨特表達。

我們今天回看宋徽宗的一生，他「不愛江山愛丹青」，藝術成就高，但在位25年任性享受，沒能守住祖先打下來的一片江山。我們可從宋徽宗的畫看到美學，更可以看到幼兒心理的發展。

梁可茵老師(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濼論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

孔子五十以學《易》？句讀不明歧義生

古文
解惑

古籍本來是沒有標點的，要讀通一篇古文，首要工夫是梳理句讀，懂得根據文意在適當的地方斷句。故《三字經》曰：「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誥，明句讀。」《禮記·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視習親師，七年視視學取友，謂之小成。」鄭玄註云：「離經，斷句絕也。」可知古代學子求學之首要知識，就是學習「離經辨志」，即要懂得通讀文理，準確斷句，辨明意義。

有時候，簡單一個句讀差異，就會直接影響讀者如何把握文意，不可不慎。例如《論語·述而》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句，傳統多標點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若是，則此語當孔子五十歲後學《易》之感言。

標點不明 一字異文

然而，《經典釋文》此條下曰：「《魯》讀『易』為『亦』，今從《古》。」謂《古論語》之「易」，在《魯論語》中讀作「亦」。「易」、「亦」二字同音通假，本無可議，惟部分論者誤會《易》乃迷信之書，認為孔子既云「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則孔子不當迷《易》。於是，有學者將本句斷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如此，孔子但言五十歲而學習，亦無特別問題，此話不過類同「活到老，學到老」之訓勉，與《周易》無涉。

部分人又認為，此句當斷讀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大意謂孔子冀望有多些時間學習，或五年，或十年，相信可令人人生無大過錯。由此可見，標點不明，一字異文，足以推翻中國學術史上之重案，影響深遠。

孔子到底有無學《易》？《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一批帛書《易傳》，其中有《要》篇載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所記正與《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說一致。《要》篇又載孔子曰：「《尚書》多令(闕)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用也，而樂用辭也，《周易》尤於此乎！」是孔子晚而喜《易》，信而有徵。

而且，《論語·子路》載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章引古訓謂人無恒心則連巫醫也當不好，孔子認為甚善，並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語佐證。案「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出自《周易》之《恒》卦九三爻辭，孔子若未曾習《易》，豈能引以為論？又帛書《要》篇載孔子曰：「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元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同樣述及孔子對《易》、「巫」的感受，可與上引《論語·子路》章句合觀。

總之，孔子晚而喜《易》，當無疑。但是，孔子是否「五十」才開始學《易》？諸家對此頗有爭議，有人認為此乃五十歲前的虛指，有人認為就是實指五十歲，也有人認為當晚年追悔之言，聚訟紛紜，篇幅所限，此不贅論。

相對而言，筆者傾向認同俞樾《續論語駁義》、龔元玠《十三經客難》的斷句：「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案：「加」通「假」，指授予；「學」非一般初學，指深入研讀，且兼有「教」義；「大過」不止就自身言，更是針對時弊，有匡正天下、撥亂反正之志，義猶《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此謂孔子發願上天能多給予時間，或五年，或十年，藉以進一步體悟及弘揚《易》理，深盼天下再無大過！此亦筆者畢生之志也。

謝向榮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愛情早敲門 應對要理智

雖然只隔一條清淺的銀河，牛郎織女也只能含情默默地凝望着對方。

賞析：

這首詩語言婉麗，感情纏綿，想像豐富，境界奇特，是詠寫相思的佳作。開頭兩句寫牛郎和織女星，「迢迢」和「皎皎」互文見義，以「迢迢」謂牛郎，易聯想到遠方遊子，以「皎皎」謂織女，易聯想起女性純潔之美。詩歌語言之微妙，可見一斑。

首句用「牽牛星」，下句用「河漢女」，兩兩相對。「星」指天上的星辰，「女」代指紅塵佳人，從天上到人間，空間跨度大，留下了巨大的聯想空間。詩中「迢迢」和「皎皎」以疊字描物，「盈盈」以疊字寫景，「札札」以疊字摹聲，「織織」和「脈脈」以疊字狀貌，語言質樸清麗，聲律和諧，具有強烈的音樂美，亦呈現出細膩的情狀，增強了感染力，情思深遠而有餘意。

愛情是人類美好的情感之一。前蘇聯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說：「愛情是生活的詩歌和太陽」，能給人美麗的幻想與巨大的力量。年輕人容易心動，事實上，當愛情來臨時，要提前做好的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準備，才能開花結果。因此，愛情不只是精神上的相互仰慕，更需要有能力承擔彼此的人生。

正如詩人拜倫所說，青少年正值「天空布滿彩虹的年齡」，心中有許多夢想與渴望。同學們固然應該以學業和理想為重，但當愛情提早來臨時，更需要的是理智和謹慎，不能輕率大意。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金夢瑤(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講師)、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古今
談心

古代皇帝「童年創傷」最終人生悲劇落幕

在探討弗洛伊德對心理治療的傑出貢獻時，他對於「童年陰影」的深刻洞察與揭示無疑佔據了重要地位。

近年來，有些家長因憂慮孩子可能因童年陰影而遭遇心理成長的種種挑戰，對待孩子如同對待易碎的藝術品，不說打罵，連適度批評也謹小慎微，生怕在孩子的純真年代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印記。實際上，童年陰影有輕重之分，其涵蓋範圍廣泛，因此在學術領域內，更多採用「童年創傷」(Childhood Trauma/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這一術語來替代，以更準確地描述那些在成年前經歷的、對心理或身體造成深刻影響的嚴重刺激與傷害。

這些創傷可能包括任何形式的虐待、忽視、肢體或語言暴力，它們如同陰影般潛伏，在成年後可能顯現為情緒問題、心理創傷後應激障礙等長期困擾。童年創傷被廣泛視為精神障礙的重要風險因素，然而，關於不同類型的童年創傷如何具體引發何種類型的心理或情緒問題，長期以來一直缺乏明確的答案。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和香港大學近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有助逐漸揭開這一謎團。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童年創傷不僅在心理上刻下深深的烙印，還可能通過影響大腦的發育與功能，增加個體在成年後罹患各類情緒障礙及精神疾病的風險。因此，深入理解並區分不同類型的童年創傷及其作用機制，顯得尤為重要。

一般而言，童年創傷可大致劃分為五大類別：

1. 情感虐待，涉及對兒童心理或道德層面的言語傷害及貶低、侮辱行為；
2. 身體虐待，直接危害兒童或青少年的身體健康與正常發育；
3. 性虐待，即利用兒童滿足他人人性需求的不當行為；
4. 情感忽視，指照顧者未能滿足兒童基本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如愛的表達、鼓勵與情感支持；
5. 身體忽視，即未能為兒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如適宜的居住環境、生命安全保障及必要的衣食等。

可恨之人亦是可憐之人

之前提及的研究深入揭示了具體童年創傷類型與精神病狀之間的緊密聯繫，簡而言之：情感創傷往往與抑鬱症及其症狀相關聯；身體創傷則與動機缺失、衝動行為及攻擊性增強密切相關；而性虐待則可能誘發陽性精神病狀，如幻覺和妄想等。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南朝宋國第六位皇帝劉子業的童年便是一段充滿情感與身體雙重虐待的沉重篇章。

一、情感虐待的陰霾

劉子業所承受的情感虐待主要源自其父劉駿及寵妃殷貴妃。劉駿晚年行為乖張，對劉子業的教育與關愛幾近空白。更為甚者，當劉子業被立為太子後，殷貴妃因個人不滿，時常以「管教」之名行體罰之實，對他進行身心的雙重折磨。這種長期的情感忽視與虐待，如同陰霾般籠罩在劉子業的童年，深刻損害了他的心理安全感和自我價值認知。

二、身體虐待的摧殘

劉子業的童年不僅是情感的荒漠，更是身體的煉獄。在他父親劉駿與兄弟劉劭的宮廷鬥爭中，他曾被無辜囚禁，其間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幾度徘徊於生死邊緣。這些身體上的折磨與生命威脅，如同利刃般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更為諷刺的是，當他登上皇位後，竟將自己曾遭受的痛苦轉嫁於親族之上，以殘忍的身體虐待作為報復，這既是對他人的傷害，也是對自己過往創傷的一種扭曲反映。

三、性格與行為的扭曲

劉子業童年時期的雙重虐待侵蝕着他的心靈，塑造了他殘暴、荒淫、冷漠的性格。他對親族與朝臣缺乏基本的尊重與關愛，行為愈發荒淫無度，透露出他內心深處的扭曲與痛苦。最終，這位飽受創傷的皇帝在17歲的青春年華裏，被自己的叔叔劉劭與內侍壽寂之聯手終結了生命，其一生雖離卻充滿了悲劇色彩。

劉國輝老師(學研社成員，在大專任教心理學十多年，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作準備。)